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导航台里的家

■陈晓杰



插图:唐建平

车子穿过一片熙攘的集市,拐到一个大铁门前,一把大铁锁从里面紧锁着。

我在门口按了一下铃。过了一会儿,一位大姐出来,将我迎进门。

大院安静整洁,种了许多树。一棵柠檬树上还挂着果,散发着清香。

院子里有几间平房。我跟着大姐走进客厅,只见左边是厨房,右边是导航设备室,再往里走,是两间陈设简单的卧室。

这里是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一个导航台站,也是一个夫妻台站。一级军士长秦瑞舟和妻子李建新在这里一起值守了5年。

秦瑞舟早上回连队参加体能考核了。他不在时,李建新便值守岗位。她笑着说:“其实已经算是十几年兵龄的人了”。过了一会儿,我见到了从连队回来的秦瑞舟。

2009年,空军允许建设夫妻台站,连队征询秦瑞舟的意见。彼时,他刚结婚不久。“只要组织需要,就没有二话”,秦瑞舟立刻下定决心,可妻子却不同意辞去工作随他一起守台站。

“你能在部队干一辈子吗?”秦瑞舟和妻子僵持在天平的两端,一端是爱,另一端也是,不过秦瑞舟这一端,更多了一份笃定坚守的分量。最终,妻子被秦瑞舟的坚定打动了,带着1岁多的女儿,跟随丈夫来到4号台站。

台站周围都是茂盛的植被。晚上一开灯,甲壳虫、蚊子就会成群扑来。

刚开始,女儿胆子很小。为了逗她开心,秦瑞舟提议全家比赛捉甲壳虫,有时一晚上能抓百十来个。后来,甲壳虫竟成了女儿在台站里的“玩伴”。

4号台站在秦瑞舟夫妇值守的10年里,从一个偏僻的导航台站,成为原广州军区的“基层建设示范点”。荣誉伴随着多年的付出纷至沓来:4号台站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;秦瑞舟荣立三等功两次,还多次被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优秀士兵”。这期间,秦瑞舟晋升高级军士。

2019年,因为连队需要,秦瑞舟又带着家人来到5号台站。夫妻二人又忙了起来。次年,5号台站便获得单位嘉奖。如今,5号台站院内的路面硬化了,后院的杂草也清理干净了,院子里栽上了果树,还开辟了小块菜地。女儿嘉一已经考上市里的高中,两周回来一次,儿子多多也上了小学。

台站少有人来,飞机降落的时候,秦瑞舟常会出来,站在院子里抬头看,有时候也叫上儿子多多一起看。虽然平时做的工作是为远航的战机指引归途,但秦瑞舟自己却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,时常想念在场站和战友们一起流汗、一起欢笑的日子。

秦瑞舟说,自己每天都期待腰间的对讲机响起。值班室通知飞行计划的时候,他都会问问连队里其他人都在忙什么。兵龄长些的战友都知道秦瑞舟,就会跟他再说说会儿话。一些新战友因工作繁忙,经常急着说完便挂上电话。他们不知道,那多说的几句话,对秦瑞舟意味着什么。

这些年里,秦瑞舟对妻子充满了歉疚。她放弃自己的工作,陪着他在台站奋斗这么多年,曾经的柔弱女子已成为一名合格的“战士”。

还在4号台站的时候,一次台风过后,停电了。秦瑞舟刚好回连队,李建新一个人在台站值守。这时,对讲机响了。值班员下达飞行任务,必须马上检查设备、开机导航。

没有电,李建新也慌了神,赶紧给秦瑞舟打电话。在丈夫的指导下,她顺利启动备用电机,打开了导航设备。秦瑞舟赶回台站时,飞机已经顺利落地。

如今,李建新对台站里的工作和设备如数家珍。每天早上起来,秦瑞舟打扫院子,李建新打扫室内。连队有工作时,李建新负责值班。过去的两年,秦瑞舟一家先后被驻地省、市两级评为“最美家庭”。

我们正聊得起劲,不知不觉已到中午。秦瑞舟连忙起身走进厨房。不久,香喷喷的饭菜便上桌了。看着眼前这碗鸡汤,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,浑身都暖和起来。

采访结束,秦瑞舟送我到台站门口。车开出大铁门,我回头又望了一眼这座台站——院子正中央有一棵大榕树。秦瑞舟说他爱种树,最喜欢的便是榕树,因为好养,长到哪里就把根延伸到哪里……



陈晓杰

记者心语 走一步有一步的风景,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。

回望英雄山

■何永红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,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济南英雄山下。仰望心中的峰峦,我迫不及待地沿着石阶,向山上走去。青松翠柏掩映处,巍巍英雄纪念馆更显肃穆庄严,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多年前。

那年,我从古城洛阳调到泉城济南,在英雄山下的军区机关工作。当时我只有20多岁,从作战一线部队选调到大机关,心里除了喜悦,还有点飘然。果然,不久我便在工作上连续出现差错,受到领导批评后更是惶惶然,对个人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,一度打起了“退堂鼓”。

记得那是一个飘雪的星期天,鹅毛般的雪花密密匝匝地从空中飘落下来,窗外的树上、地上一片雪白,仿佛给大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毯。面对如此美景,我却无心欣赏,只觉得一切了无生趣。正当我心绪不宁地望着窗外出神时,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我听到轻轻敲击窗户玻璃的声音。回过神来一看,原来是室领导,他说来约我去英雄山赏雪景。

英雄山并不高,但山势蜿蜒,巍峨向上。白雪铺满山路,路旁的松树上裹满了雪花,更显出这山的挺拔。一座革命烈士纪念馆矗立在山麓,毛主席题写的

塔顶大气雄浑。塔顶积满了雪,像身穿银盔铠甲的巨人俯瞰泉城。围绕纪念馆,领导带我端详烈士的名字,给我讲述英雄山的来历。我才知道这座山过去叫四里山,因距离济南老城南门4华里而得名。解放后,毛主席到这里悼念革命烈士黄祖炎,听说这里还安葬着1000多名山东省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牺牲的烈士时,毛主席深情地感慨说: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啊!有这么多的英烈长眠在这里,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。自此,这座山拥有了一个荡气回肠的名字:英雄山。

在山麓的济南战役纪念馆,一个个展厅、一张张图片、一件件馆陈实物都在向我们讲述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决战。在兵力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,我华东野战军官兵舍生忘死、前赴后继,经过八昼夜激烈的作战,攻克济南,全歼守敌,开创夺取有重兵守备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先例。济南成为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省会城市。

室领导指着展板上的图片感慨地说:之前我军靠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,打济南是攻坚战、阵地战,面对新形势新任务,官兵除了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,还善于创新战法,从而打败了强大的敌人。

随着领导的娓娓讲述,我仿佛穿越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,看到了官兵浴血奋战的身影,听到了嘹亮的冲锋号角。那一瞬间,我明白了室领导的良苦用心,脸上火辣辣的。与先烈们相比,到

新的工作岗位遇到一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呢?

其实,我入伍后所在的部队是著名的“铁军”部队,也是一支历史悠久、战功卓著、英雄辈出的老部队。北伐战争中,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,赢得“铁军”美誉。英雄部队后来人的身份曾给我莫大的鼓励,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铁军精神被我当成座右铭。然而,那些朝气蓬勃的理想这么轻易就被击垮了吗?不,我站在纪念馆前,挺直了脊梁……

后来我工作单位多次变动,但英雄山和革命先烈的英雄精神一直陪伴着我,激励我一路前行。30多年的时间里,我几乎走完了红军长征路,走过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。每一次到先辈浴血奋战的地方,探寻先辈们的人生轨迹,那些在历史星河中璀璨闪耀的英雄形象,如同一个个指点迷津的引路人,促使我重整行装再出发,投入到不懈的奋斗中去。

岁月不息,英雄常在。重返英雄山,苍穹湛蓝,空气清新,道路两侧的松柏依然苍翠挺拔。烈士纪念馆雄伟肃穆,以不变的庄严姿态矗立山巅。三三两两的游人在烈士简介前或驻足、或轻声交谈,一队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坐在塔前的空地上,听着老师的讲解。先烈已逝,但我知道,先烈的故事从不会在时间中湮灭,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不会因风雨冲刷而褪色。巍巍英雄山,有我永恒的思念。

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新来的小战士今年18岁,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能见到雪山。他的家乡远在福建,那里有一年四季苍翠欲滴的翠屏山,亚热带的季风带来充沛的雨水,还有大量的氧气。

他来到这个哨所还不到10天,每当休息时,他最喜欢站在哨所前,凝视不远处的雪山。天气好的时候空气格外干净,湛蓝的天,没有一丝云彩,像平静的海面。山看起来很近,似乎只要一伸手就能抓一把山顶的积雪。可他头痛欲裂,连伸手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了。他从海拔几十米的家乡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连队,青灰的脸色和干裂的嘴唇都表明他的不适应。然而他并不颓废,他眼睛雪亮,盯着雪线喃喃自语:“那里会不会有雪莲?”

从新兵连选了他的营长摸了摸他的头,把棉帽给他戴好:“头疼也不能把帽子摘了,零下20多摄氏度,你图一时痛快,留下病根怎么办!”

营长不过30多岁,看上去却比小战士年近50的父亲还苍老。早已没有了高原红,有的只是黝黑的脸庞和干裂得脱皮的面颊。看着他,小战士不由得想到翠屏山上那些百年松柏的树皮。

因为紫外线的攻击和缺氧,小战士也很黑,有时干冷的空气让他的肺泡似要炸裂。营长教他用鼻腔深呼吸,数5下,深深地吸进去,再数3下,慢慢地呼出来。营长说人的肺也得锻炼,高原上的人肺部都会变大,等适应了高原缺氧的环境,再到内地还会醉氧。

“晕乎乎的,像喝多了酒,老想睡,睡得死沉沉。”营长描述着醉氧的状态。小战士也想醉氧,自从来到哨所,他整宿整宿睡不着,头疼,疼得他真想拿脑袋撞墙。刚开始营长还叫他吸几口氧,吸了氧就不那么疼了,可慢慢地营长让他吸氧的次数越来越少。营长说得让身体适应,不能老指望别的,要不然哪来的意志力和战斗力。

毕竟还是个孩子,心里总有些奇怪的念头让他莫名高兴起来,小战士突然咧着嘴笑了起来,问道:“营长,您在这里这么多年,巡逻的时候见过雪莲花吗?”

“见过,等过些天我带你去前哨班,那里有雪莲。”

“雪莲真有那么神奇,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能让人起死回生?”

“那谁知道,咱也没研究过啊。不过说起来还真神奇,咱这里算是生命的禁区,年平均温度达到零下20多摄氏度,能活下来的恐怕只有雪莲和天上的



可克达拉

■张仁君

用云的姿态 花的声音 用山的豪迈 水的流淌 用草的茂盛



长征

第六一〇七期

等一朵雪莲盛开

■李政

老鹰了。”

“真想看看这么神奇的植物。营长,您带我巡逻的时候如果遇见了开花的雪莲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,我想给我妈看看。”

“开花的雪莲可不好找,5年以上的雪莲才能开花,哪有那么容易遇到。”

“不怕,营长,我要像您一样扎根在这里呢,总有一天我能遇到开花的雪莲。”小战士笑着,白白的牙齿闪着雪峰的光泽。

“有志气是好的,先把今天的饭吃了。今天的吃饭比武你不能再当老末,身体素质不过关,我照样把你退回去。”

“吃!苦能吃,当兵怕吃苦还当什么兵!”小战士像宣誓一样大声说着,有些气喘,却回声阵阵。

林的绵长 用草原之夜的旋律 冬不拉的曲调 让我沉醉 请那拉提的云朵 为我筑一间暖房

伊犁河的薄雾 牵着晨曦的袖长 海棠果的艳丽 映红晚霞的脸庞 一群群牛羊 漫过辽阔的草场 那是我爱的地方

总想着 遥远的边疆 戈壁荒滩

营长笑得像个慈祥的老父亲,伸手拍了拍他厚厚的军帽说:“人不大,语气挺大。”

小战士急了,梗着脖子说:“营长您别不信,您走着瞧,看我到底能不能吃苦。”

营长笑着和他一起往营房走去,掀开厚重的军大衣,从军服口袋里掏出个橘子,塞到战士的手里。橘子带着营长的体温。这温度虽然只存在片刻,但小战士真的感觉到了。

“橘子!”他惊喜地叫道。一把摘了手套,把那颗有点蔫吧的橘子捧到嘴边,深深地嗅着橘皮特有的清香。他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,嘴唇上干裂翘起的死皮像一把把小锉刀,让舌尖酥酥麻麻地疼。

“营长,这是昨天午餐配发的水果吧?我吃过了,您留着自已吃。”橘子小小的,在他掌心心里透着橙色光芒。

“把它吃了,这是命令!你才来,身体不适应,多吃点水果补维生素。你们南方人吃惯了水果,咱们条件艰苦,运输不易,水果蔬菜只能数着个儿计划着分配,没法叫你敞开了吃。我不一样,我们西北人不爱吃水果,有萝卜土豆就够了。”

小战士的眼眶有些湿润,他想起了家乡的父亲:“营长,您怎么跟我爸一样啊。我爸也是,有好吃的总说自己不喜欢吃,就要我吃,我要不吃他还训我……”他有些哽咽。

“想家了?”

“没,没有,部队挺好,和家一样。”

“这有啥难硬的。想家不丢人,我也想家,想你媳妇,我不觉得丢人。”

“营长您给我说说媳妇呗,我以后也找个像媳妇那么好的媳妇!”小战士仔细地,小心翼翼地吧橘子皮剥开,闻了又闻,就是舍不得送进嘴里。

营长看着他孩子气的样子,心底一软,慢慢地说:“我要是结婚早点孩子怕是也要上学了。我现在都30多了,终于要做爸爸了!”

“这么重要的事营长您怎么不早点休假去陪陪媳妇啊?”

“你媳妇是最好的女人。她一个人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肚子里的孩子,聚少离多不容易啊,可她从来没抱怨过。我欠她太多,可咱们假期有限,我想等孩子快出生了再休假,好好照顾她娘俩。”

小战士把橘子瓣含在嘴里,清凉甘甜。“等我休假了也去看看媳妇和侄子。我妈生我妹妹的时候我已经懂事了,说是十月怀胎其实也只有九个月,算起来和雪莲花生长的时间差不多啊。营长,您说那时候雪莲该开花了吧?”

“傻小子,等你能上到雪线再说。走,先吃馒头去,今天至少得把一个馒头吃完,不许剩!”

“是!”小战士响亮地回答道。



观潮(中国画)

马萧萧作